

# 大学者的小失误

汪成法

## 一、夷人的腿脚“没有关节”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是葛剑雄先生的一部名著，近三十年间频频再版，可见读者接受度之高，也可见此书的影响之大。此书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中华文明的“大历史”著作，风格近似于近年在出版界影响巨大的“全球通史”“人类简史”，但因为所述为作者自己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因而于知识观念之外更有一种“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作者的治学是严谨的，但百密一疏，有时难免在细节方面存在着瑕疵。

本书第9页，说到“19世纪后期”中国“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葛先生此书是以普通人而非专业研究者为拟想读者的，有所引述常常将文言译为白话，文献出处注释也尽量减

少，比如此处就没有出处说明。但是，熟悉晚清近代掌故的读者应该一看就知道这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指的是林则徐。

林则徐认为外国人“没有关节”是近代史研究界流传已久的一段以讹传讹的故事。比如，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就曾经说：“就连林则徐都认为外国人腿是直的，没关节。他们只有在船上才可怕，一上岸，我们只要用竹竿把他弄倒了，他们就站不起来了。这都是林则徐奏折中写的东西。”（《王学泰：抗战引发中国百年来最大的人口流动》，“搜狐文化”2015年7月8日）至于这一传说的具体出处，大概就是林则徐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1839年9月1日）自香山县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其中有云：“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与两广总督邓廷桢会衔，《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86页。）一年之后，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十日（1840年8月7日）林则徐再次上书：“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若赴大洋与之交锋，总应相度机宜，须得确有把握，方无虚发。一至岸上，则该

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密陈重赏定海军民诛夷英兵片》，与广东巡抚怡良会衔，《林则徐全集》第三册，第440页。）此处对“夷兵”陆战能力的评估的确无知偏颇得近乎可笑，这也是当时清政府在军事以及外交方面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林则徐显然还没有糊涂到认为敌人的腿脚“没有关节”的地步。

## 二、“秦末的一个忠臣”

王汎森先生是当代中文学界著名历史学家，其博士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深得学界好评，中文译本在海峡两岸均有出版，但笔者在书中也发现一处表述不够严谨的地方。

傅斯年写有“归骨于田横之岛”字幅，王先生在书中言及这一书法作品时有注：“田横是秦末的一个忠臣，他带领五百位属下避到一个小岛之上，拒绝承认新建的汉政权，后来他们全都自杀了。”（《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第1版，第227页脚注）“田横五百士”的故事非常出名，这里且抄录

《辞源》“田横”条的文字：“战国时齐田氏的后代。秦末，其从兄田儋自立为齐王，不久战死，儋弟荣及荣子广相继为齐王，横为相国。韩信破齐，横自立为齐王，率领从属五百人逃往海岛。刘邦称帝，遣使者往招降。横与客二人往洛阳，未至二十里，羞为汉臣，自杀。原居留岛中之徒众，闻横死，亦皆自杀。《史记》《汉书》附《田儋传》。”（《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第1版，第1140页）从词条或者相关史传中都可以看出，田横是秦末众多反抗领袖之一，其自杀的理由之一就是“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以“北面事之”为耻，“羞为汉臣”，实在不能说是哪个王朝的“忠臣”，称田横为“秦末的一个忠臣”更容易让人误会他是秦朝的忠臣。

## 三、“过屠门而大嚼”

语文名家张中行先生，在回忆录《流年碎影》（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中多次用到“过屠门而大嚼”，却全部都是误用：“过去的言，大多是以身外显身内，又零零碎碎，有如街头摊上吃小吃，比之过屠门而大嚼是差得不少。”（第2页）“其三是东行，到牛市口，过屠门而大嚼。”（第68页）“我常走入的是德胜斋，多吃它的烧饼和炖牛肉，佚名切面铺，多吃它的烧饼和肉片熬白菜豆腐，林盛居，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意，吃它的张先生豆腐。”（第145页）显然，张中行先生是将“过屠门而大嚼”当作“到那里大吃一通”来使用的。

《辞源》有“屠门大嚼”条，释义引古籍为证：《初学记》二六引汉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出门西向笑，人知肉味美，即对屠门而嚼。”三国魏曹植《曹子建集》九《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如此则其意甚明，《现代汉语词典》释这个词是“比喻心中羡慕而不能如愿以偿，用不实际的办法安慰自己（屠门：肉铺）”。张中行先生很可能是将这句话误解了一生。

文史知识浩如烟海，一般人首次接触某一信息之后即将其保存在记忆深处，其后很少有机会重新审核信息的确切度，因而如果初步有误，以后便难得纠正。写下这些献疑的文字，当然有一些“求全责备”，但也是希望能稍微避免继续的以讹传讹。《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新唐书·太宗本纪》）区区微衷，尚乞贤者谅解。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梅杜莎之筏（油画）泰奥多尔·籍里柯【法】



# 化作一尾深海鱼，在书店巡游

龚怡

从明珠美术馆结束参观，顺着离开的通道下楼，眼前出现了整排顶到天花板的原木色书架，占据了整面墙壁，感觉空间都被书籍所包围，原来楼下是“光的空间”新华书店。设计师安藤忠雄打通了上下两层楼，将美术馆和书店结合起来，这样的书店和印象中的新华书店完全不同。

看过一个名为“梦之书店的巡游冒险”的电视节目，标题很有意思，带领观众随着镜头在世界各地的特色书店中“巡游”“冒险”，有期待，也有意外惊喜。不管见到、去过多少家不同的书店，我印象中的“梦之书店”永远有一家红底白字招牌的新华书店。

儿时离家不远的街边就开着这样一家新华书店，时不时地在不同的书架间转悠，转得多了，自己就找到了那些书架上的“宝藏”。再进门就会先去和这几个书架“打招呼”，去看一眼一整排解密卡被店员抽掉的《冒险小队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版下一部的《哈利·波特》，还有每次去都会买一两本的小画册。小画册薄薄一本，大小是比连环画大上一圈的正方形，收录了一个或者两个配有插图的童话故事。故事情节精炼，所配的插图风格各异，为了看插图，看完故事后一定还会多翻几遍。像是《亨塞尔和格蕾特》里兄妹俩在森林中遇到的糖果屋，那饼干做的屋顶，巧克力做的房门窗户，糖果做的装饰物，画得比蛋糕店橱窗里的姜饼屋还要好看。

和童话里在打开“宝库”之前常常会遇到“拦路虎”一样，以前我莫名有点害怕走进这家书店，只因害怕门口的那一小块区域。正对着大门就能看到“店主”（其实是店员）端坐在柜台后面，柜台上摆着米老鼠唐老鸭漫画“店主”一边在客人买好的书后盖上印章，一边紧盯看门口。每次进门总感觉

自己已被严厉的目光上下打量，担心被想象中的暴躁“店主”赶出去，在柜台上根本没有的惊堂木拍响之前马上闪进旁边的书架。当然了，想象中的暴躁“店主”根本一次都没有像英剧《布莱克书店》里的店主那样，一言不合就要拿起喇叭扫帚关店赶客人“回现实中去”。在电影《电子书情书》里，从母亲手里继承了专卖童书的街角书店的女主就完全相反，她会亲切地向孩子分享好书，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念故事。电影里小小的街角书店最终仍敌不过大型连锁书店，当店里的书被清空之后，只留下空荡荡的书架。不知为什么，街边的这家新华书店也关门了，清仓时的分类全乱了，很多书都被塞进它不应该出现的书架上。人们像书一样贴在一起，店里是前所未有的热闹。

不知道那些书是不是都被有缘人带走了，剩下的那些会不会流向旧书店？什么时候还会遇到那些有过一眼之缘的书？动画电影《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里帮助人们和意中书相遇的旧书市集之神由书架上的一本书延伸到一本更多的书，说话的语速越来越快，画面上摊开的书本书页相接，仿佛连绵不绝的链条，最终汇聚成一本巨大的书——“所有的书都以某种方式连结在一起”。

以前暑假里去上过上海文庙的旧书集市，那个时候我比摊位还高不了多少，摆得满满当当的摊位边到处是两眼放光的“寻宝者”，无视烈日炙烤，熟练地翻阅着书和各种稀奇古怪的宝贝，而我茫然地在发出微光的宝库边无处下手。走着走着，脚下的石板路铺上了地砖，像亨塞尔和格蕾特凭着发光的小石子走出森林，我沿着地砖上闪着细碎亮光的颗粒，找到了复旦旧书店。从狭窄的店门进入，架子上排着、地上堆着满眼的书，感觉自己像黑发少女想象的

那样化身为深海鱼，在时钟的嘀嗒声中为了寻觅遇不可求的宝物在书海里尽情“巡游”“冒险”。吃完午饭的学生结伴而来，漫画爱好者坐在店门口耐心清点着几十本漫画里缺失的册数，白胡子老爷爷和书店老板攀谈着，要是不问，都看不出老人已经年近九旬了。每回来都有新的旧书填满各个角落，拿开书堆上的几本棋谱，底下是巴掌大小的黑板报设计图册，和小学一起出黑板报的小伙伴手里拿的差不多……

此地堆叠的旧书到底包含了多少种类型？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自己去寻。每走一步都要当心，不要碰到了走道的书堆，也推倒了上吱嘎作响的楼梯，发现脚边也堆满了书，上了二楼专心找书还要留神天花板上的顶梁，也许一个不经意的停顿就会瞥见意外收获——原来以前还出版过这种书，原来自己还对这方面感兴趣……虽然现在轻点鼠标就可以在网上买书，但发现未知的乐趣也丢失了几分。

时间和光照的痕迹留在了泛黄、卷起的书页上，旧书里可能留下了上一任主人的笔记，随手夹进去的书签和纸片。不管是新书、旧书，用纸不同，纸上的纹理也不同，纸的透光性也会带来美妙的体验。如果拆下《纸神》的护封背对光线，正面的黄色图形和背面的玫红色图形交错相叠成橙色，就像以前会夹进书里压平的彩色糖纸。虽然不知道所用纸张的名字，纸面光滑或者粗糙的细微差别还是看书的时候一页页用手指翻下去感受为好。像是一些工具书的用纸，在顺畅翻页的同时，纸张甚至有种吸附到手指上的感觉，小说《编舟记》里称之为“滑润感”。在识字之初常会翻开《新华字典》，用指尖寻找生字，在会用电脑搜索之前，抱着一本厚厚的《辞海》缩印本小心地在里面找到

更多的词语解释，再去运用，那时候以为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包罗在里面了。

依靠书本，读者和与书相关的不同行业的人连结在一起。由小说《编舟记》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为了编出辞典《大渡海》的编辑们，甘愿常年乘上辞典这艘“横渡词汇海洋的船”，一门心思整理卡片上收集的词语，海浪声不时隐于背景音乐之中；日剧《重版出来！》中亲眼见证仓库积压的滞销书被销毁的漫画编辑，心痛的同时也决心要挖掘出更好的东西；动画《书店里的骷髅店员本田》里想减少滞销书而要在书架上多塞入一本的店员和书进行了对话；还有将目光投向对工作的日剧《校阅女孩河野悦子》。影视剧中不免有夸张美化的地方，但也让人感受到了与书相关的不同人的旺盛热情。书的作者费尽心思从无到有创造出独特的书中世界，开启了书与人相遇的起点，一本小说在被打开阅读之前会被多少人精心爱护。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和《书迷》将镜头对准了编辑、翻译、书籍设计师、书店店主，还有看书的人、买卖旧书的人、推荐书的人，这样与书结缘的人还有很多，也会有更多。

电视节目《梦之书店的巡游冒险》的开篇介绍了法国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的《莎士比亚图书公司》一文这样描述他印象里的莎士比亚书店：“这是个温暖而惬意的去处，冬天生着一只大火炉，桌子上和书架上都摆满了书，橱窗里摆的是新书，墙上挂的是已经去世的和当今健在的著名作家的照片。”（汤永宽译）有大火炉的书店我还没有遇到过，但书依然会以各种奇妙的方式与不同的人相遇，勾起不一样的回忆，心里总有一团温暖明亮的火焰。

郑州好几条地铁在营运，但地铁修不停，开工已到8号线了。春节前后，8号线经过的地方要清场，一夜之间，砍去了东风渠南岸作为站点附近的树。离我较近的两个点——东边的紧挨着经三路，砍了一大片石楠和黄山栎；西边，花园路两边，砍去了竹子、海棠与正进入青春期的黄楝树。城市不停变化，道路与旧景观频繁调整，见怪不怪了。十余年间，郑州地铁从无到有，城市框架缘地铁拉大之后，变得无比大，而树种是更多更丰富了——四季杂花生树，令人目不暇接。

树的命运，说是人的缩影、折射不恰当，但是，的确有的树木，比离奇之人的命运还坎坷，黄楝树是个典型！

黄楝树正常生长是高大的落叶乔木，有花有果，四季姿影变幻要把戏似的。黄楝好，其叶色有“七十二变”：春来发芽紫红色，日渐散发变青绿；夏天栉风沐雨，摇身一变变为浓黄绿，树叶细薄，绵软油亮，仿佛巴蜀地界的黄桷树；初秋渐黄，至深秋泛红，“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南太行霜红至经典红，里边就有黄楝树的功。城市秋来赏红，郑州最先见到的是爬墙虎、南天竹和火炬树变红，接着是黄楝树、黄栌、乌桕与枫槭枫香等等。老家南太行自然生成的红叶叶品种，主要是黄楝树、柿树和灌木黄栌。当年，山里人的食用油和点灯油，是豆油、桐籽油和黄楝油。学生野食的零嘴，也包括树上的黄楝子，红色的不能吃，湖蓝色似绿松石一样成熟的果实好吃，油津津的，带一点橘子的清香。属于漆树科的黄楝树，植物学名字是黄连木，豫北古来叫它黄楝树。

望着砍伐清场之后，工地围起了活动板房，人们出出进进，堆积木堆集装箱一样，我回忆起在山里上学的时候，大多是以身外显身内，又零零碎碎，有如街头摊上吃小吃，比之过屠门而大嚼是差得不少。”（第2页）“其三是东行，到牛市口，过屠门而大嚼。”（第68页）“我常走入的是德胜斋，多吃它的烧饼和炖牛肉，佚名切面铺，多吃它的烧饼和肉片熬白菜豆腐，林盛居，有过屠门而大嚼之意，吃它的张先生豆腐。”（第145页）显然，张中行先生是将“过屠门而大嚼”当作“到那里大吃一通”来使用的。

《辞源》有“屠门大嚼”条，释义引古籍为证：《初学记》二六引汉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出门西向笑，人知肉味美，即对屠门而嚼。”三国魏曹植《曹子建集》九《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如此则其意甚明，《现代汉语词典》释这个词是“比喻心中羡慕而不能如愿以偿，用不实际的办法安慰自己（屠门：肉铺）”。张中行先生很可能是将这句话误解了一生。

一开始还是在学校周围，方圆十来里地，师生带着干粮，早出晚归行动，争抢着上树砍树枝。后来干脆停课，由学校组织师生进深山里开荒。我们到达的金岭坡，已是豫晋交界地带。此地离家三十里开外，风景和民俗迥异。山村多是小村，石头房子，石板铺就房顶。第一次出远门野营，我才十三四岁，大家带着铺盖睡通铺，简陋的民房颇逼仄，不过人挨人躺下而已。每日大锅做饭，集体吃饭，有男有女。野兽曰狼虫虎豹，这里有狼有豹子。可老人家总把豹子金钱豹，不论大小，都叫“老豹”。非鸟非兽的，树上有一种鼯鼠，会爬会飞，它在很高——钻天眼高的山崖高处，与飞鹰为邻，就着岩缝栖息。其排泄的粪便结成硬块，中药名叫五灵脂。山民做向导，老师带着小分队，转到不同的山坳里，我们见天爬树，挥舞镰刀砍树，砰砰啪啪——咯咯巴巴——咕咕咚咚……山谷里惊天动地，回响回音，大家趁机放声大喊，更添热闹。如此，黄楝树不论大小，遍体残伤，而静溢出一种特别的芳香。

这些年，我觉得老家太有意思，常在南太行上上下下游走。在山西陵川地界之上云台，我看山家种麻子与紫苏，这是庄稼类草本油料作物。夏天，老年人又就地拾取大量的杏核野杏核，不仅卖杏核，并且还制作少量自己食用的杏核油。但他们也不再食用黄楝油了。而黄楝树不医自愈，果实变绿的不少。也就是那几年，忽然就时兴“打黄楝小蜂”。经此冲击，山村里黄楝树消失不少。

黄楝树和构树即楮树一样，北京以北就罕见了。周王说黄楝树：“生郑州南山野中。叶似初生椿树叶而花极小；又似槐叶，色微带黄。开花，紫赤色。结子，如豌豆大，生青，熟亦紫赤色。叶味苦。救饥：采嫩芽叶焯熟，按水浸去苦味，油盐调食。蒸芽曝干，亦可作茶煮饮。”

我曾经比葫芦画瓢，对着《救荒本草》，采黄楝树的嫩叶，晒干了试着泡茶喝。看看苏州掌故，不见黄楝油，却有黄楝头。曰苏沪一带，腌金花菜，腌黄楝头。开春采黄楝树的嫩梢，腌制过后可以吃。老婆婆用勺子挖了铺在纸上手心里，撒一点甘草粉，供儿童和同学少年吃零嘴。吴地《土风录》之卷四说“马蓝头”：草名有马蓝头，可食……俗以摘取茎叶，

# 草木散记

# 黄楝树 黄连木

何频

故谓之头，如“草头、香椿头、黄莲头”之类。黄楝，黄连，黄莲，在此统一。而黄楝油和黄楝头，周王恰恰都没有涉及。吴状元记黄楝树很潦草，简单沿袭了周王。民国黄氏子著《花经》，有“黄楝树”一条：“黄楝树形似榉，春日嫩芽已发，摘而加盐腌之，其味可口，江南人所谓黄楝头是也。”

还不止这些。黄楝树大有潜力——后来，人们发现了它当下的工业用途。曾经有报道说，2008年，河北省在太行山区完成了五万亩“柴油树”黄楝树的造林任务。

未出老家时，只觉得黄楝树和柿树，是南太行骄人的特产。慢慢才晓得，它们在南方与远方，出产更多。但太行山是黄楝树生长的北界。

在大别山深处，开头，我几次经过黄楝树而不敢认，采它的绿叶揉一揉，闻着熟悉的味道，确定就是黄楝树。林业局长看得哈哈大笑。异曲同工，在上海瑞金二路，距离上海古籍出版社很近，有处挂牌是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的，院子里有一双黄楝树。我的弟弟武平不认识这树，我揪了树叶让他闻，他迅即知道是黄楝树了。黄楝树叶与果实味道，近似柑橘的皮，有一股刺橘子的味道。黄楝树在太行与黄河以北，不言出类拔萃，至少堪称异数。就像石楠与大山楠在郑州，远观近看，它的风采和风情，略似南国之荔枝树。

在国内，我遭遇黄楝树最美风景还有三处——

11月立冬，西岳华山山顶落雪了，黄楝树红叶如红枫，一两株黄楝树，与壁立千尺之白垩色山岩，衬着绿松黑松，宛如浙江和尚之笔下画园。12月初，西蜀乐山大佛景区，登顶层是“东坡草堂”及洗砚池，隔青衣江水远对峨眉；红石大佛头顶与佛耳边上，开着金黄野菊花，崖畔临水有巍巍大黄楝，俨然满头朱紫，红似一簇篝火。元月份，金马碧鸡大牌坊衬着青山，昆明世博园旧址邻着明代的金殿太和宫，传平西王吴三桂为红颜陈圆圆，于康熙十年（1671）而复建，当头挂楹联：“金殿凤凰鸣晓日，玉阶鹦鹉醉春风。”四周亭台楼阁环绕，有游廊贯通，野蕉在房檐上高似绿苇，巨大黄楝树，红叶绿果神圣。我顿时想起了老家村东头，打谷场东场上属于周家的、曾经的那株老黄楝来了。

越向西南，黄楝树越多越大。更有甚者，远到地中海沿岸，黄楝树又名“乳香树”，从其树脂中提取的乳香，广泛应用于医药和烹调。

近些年，栽树植绿，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十年树木”了。城市绿化美化频繁升级，草皮绿草花草，这些不要说了，包括绿篱在内，过几年它品相不佳了，颜色衰老，就成了清除对象。绿化部门会雇人从四面八方，运来新的美丽的，生动活泼的，青翠万分的做更物。绿篱品种，如红石楠、大黄栌、金贞贞、金丝桃、杜鹃、山茶等等，栽种不过三两年而已。黄楝树的命运，起伏不定尤其甚。

2021年3月3日于甘茸居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